



进进出出

在网与络、情与爱之间

顾晓鸣 主编

上海三联书店



宁财神
安妮宝贝
李寻欢
何从
邢育森
花过雨
安文
挪威森林

进进出出

顾晓鸣 / 主编

在网与络、情与爱之间



上海三联书店

进进出出——在网与络、情与爱之间

主 编 / 顾晓鸣

责任编辑 / 赵立新

装帧设计 / 鲁继德

责任制作 / 林信忠

责任校对 / 陈美满

出 版 / 上海三联书店

(200233) 中国上海市钦州南路 81 号

发 行 / 新华书店 上海发行所

上海三联书店

制 版 / 上海波司达印务实业有限公司

印 刷 / 上海锦佳装璜印刷发展公司

装 订 / 上海锦佳装璜印刷发展公司

版 次 / 2000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 2000 年 9 月第 8 次印刷

开 本 / 850 × 1168 1/32

字 数 / 240 千字

印 张 / 11

印 数 / 37801 - 41700

ISBN7-5426-1326-X

G · 372 定价 19.00 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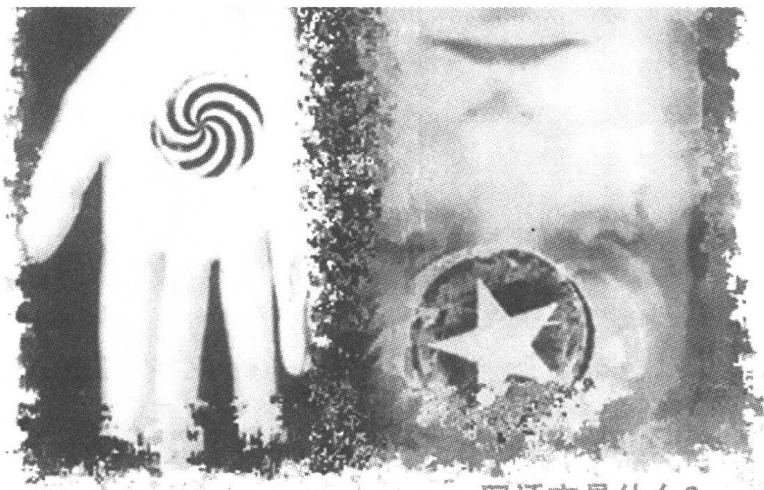
* 网话文是什么？



写手穿上文字迷彩服的演出

序 网话文的爱情宣言

某个时辰的生命和感觉的刻舟求剑



* 网话文是什么？



生命在网络上离散

生命在网络上离散，
网络，却是大地的沙漠。

离开人的躯体、物的躯体、地的躯体而生的网络，实现了“虚拟现实”——无实体的存在。

仿佛沙漠上出现一海市蜃楼，虚幻而逼真，人们憧憬美丽的幻影，却仍留恋着大地的绿洲。

在到处响彻对网络的礼赞的时候，我们却回归古老的文字，编出一本印刷而成的出版物。

印着“网络文学”的文字出版物，移植网上虚拟情爱来慰藉现实中的人们，岂不是一种人生的拓扑怪圈——从虚拟到现实到虚拟到现实，层层嵌套，永无止处。

不料这正是文化的真谛，自人类有了文字和艺术，日常生活实在的情爱被幻化为艺文，自此人永远落入了双重的情爱之中。情窦初开常缘《西厢记》，而《西厢记》亦是现实情爱的幻影。网络和西厢。

那么，网络，发生了什么？

在WWW的网络上，WWW不但是世界互联网的意思，我们还可以望文生义，读W为“无”，W身份，W性别，W年龄，网络剥离了有现实关连的情与爱，以一种无名的状态流连于互联的世界。

于是，一种永恒的话题，一种情感，在无穷的结点间穿梭往返，犹如活物，进入一种群体的情感状态，一种群体的写作。

每一个在网上书写自己情与爱的人，都在播种一个情感和话语的“基因”。互动的尽头在何处，十万年后或十万次点击后再回到他（她）？肉体的生命有尽头，网络的生命无尽头，网络唱出一首歌，从何而来，何从而去？

网络缘起，本因情生，无情的电脑和光缆，因着有情感诉求的血肉之躯，而成了生命之物。

网和络即情和爱。

网络的实时互动，网络的无穷联结，真正使人可以“处处留情”，可以“我们播种爱情”。

然而，这情与爱又摆脱了现世的羁绊，实惠的占有，肌肤的接触：抽象而虚拟的情和爱存在于网和络之中，却产生了符号化的情爱快感。

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

因为现实的情与爱在两难中变得委琐嗟嚅。

当人类因为有了文化而把“欲”升华为“情”，情就成了尴尬的“掩体”，许多以情和爱为口实的关系，其实都包含着明显的欲望。于是欲望就变成了双刃剑：它的唐突往往破坏了情的绵延和升华；而它的形影相随，又使人的情感自抑无法伸展。

青春的情感世界与青春身体的发动相连，“欲”是大自然的恩赐，人生的美妙，然而，社会商业化扩大欲望和性感的氛围（请看地铁和电视广告便可知），以及它的反面——性是脏的不道德的环境（请听老爸老妈老师的教诲便可知）等，使一般的广大的青少年处于史无前例的男／女／老／少情感两难之中，一个人不说与异性，就连与同性也无法随便沟通和讨论青春期的情感爱恋问题，遑论性和两性问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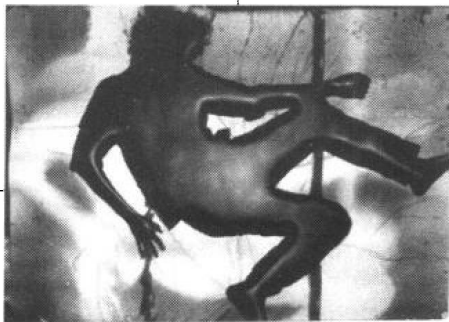
成人不见得更幸运。可以明白谈欲行性的已婚男女，却从此与天底下一切异性在情与爱上隔绝，连光明正大地讨论的机会也几乎没有。

怪不得《相约星期六》之类、放肆谈情说爱、打情骂俏的电视节目，在青年成年老年中都正中下怀。虚拟的节目的场景，让人们可以公开讨论情与爱的问题。盼星星，盼月亮，盼了几千年了啊！

现在有了网络。

网和络，情与爱。

网络浮现一片情事、一片温馨、一片爱语，表明的也许是赛博空间数码的无数次的甜蜜接触，暗示着的是物理空间的肌肤无数次的难以



接触。

困顿于物理世界无尽两难的人，腾空而去，在网上诉求和寻求和寻找人间的情和爱。

这种去掉对象，从而逃避一切由爱 and 情而生的人与人无限的牵连，实际是一种爱的零度——它把人类最原始的爱的功能排除了，人类爱的本原只不过是生物求爱和作爱的文化化。人类以及不少高等动物复杂的示爱和求偶过程的内在动力，不过是物种的延伸和繁衍，“爱的零度”的爱又突然回归“爱”本身——一种人间情的交流、爱的宣泄，人类情爱在无数的人中间的毫无功利的交流。那怕难免有混杂，偶尔有出格，个别有垃圾，但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思无邪。

讨论、叙述、虚构情与爱的文字，篇篇贴了出来，一扇扇久闭的情爱心灵打了开来，“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虚拟的网络，空灵的节点，偶遇的联结，造就了无数的淑女和君子。

人皆可以为淑女，人皆可以为君子。

成熟的网友早知道那种导致现实婚恋的所谓网络爱情只是例外，网与络上的情与爱，是一种去尽肌肤、涤净欲念的本真和纯粹，一种话语、一种符号、一种交流。

现代人第一次爽爽地离开了生物躯体的欲和性，来欣赏和享受情和爱了。

网络文学成为人类青春、情爱和两性关系的展示状态。

赛博空间（Cyber space，计算机空间）中零摩擦和零占有和零剥削的情爱关系，仿佛自身具有一种分形能力，超越时间和空间，在真实生命所无法联结的时辰和地点上自由往返，形成了一种特有的赛博空间的超体验。《牡丹亭》中杜丽娘的梦境和她自选的梦中情人柳梦梅，似乎以现代计算机的速度和容量扩展、翻番，形成万花筒似的无穷组合。

这种组合又因有无数的男女“杜丽娘”，在无数的终端上的想象和梦境，而万联互动，展现出无数乘无数，无数让无数平方的情和

爱的无数样态。何处是止境？我们不知。

因为，我们肉体的存在正随着实在的生活的前进也在千变万化；受此催动，想象、梦想和理想的虚拟境界的层出不穷：那将会何等好看。

本书即以此定位，把刚刚萌动的、网中的、情与爱的网络文学之有情有味者，筛选集成，不啻是青春情爱的小百科。

爱，老早就在那里，写爱的人们不过是或迟或早发现了她。网络无穷的写作状态，造就了“爱的发现者”，一种独具的慧眼通过一种很个人的写作呈现出来。本书选萃中国短短网络文学史中已为网民知道的7位，合成体现第一代网络爱情写作的结果。每位作者在神奇的网络上幻化出他（她）们心中的爱，无数角色先如杜丽娘（是汤显祖幻化出来），再如柳梦梅（由杜丽娘幻化出来），再如……（由柳梦梅幻化出来）。

这就构成了无限层次的网络天地的存在，作者们情与爱的思绪，在网络中离散，又激起层层网络的涟漪；有一些点评，有一些自述，伴随前后。

网络的流播便成了情的曲调，爱的音乐，有音乐的动机、变奏、协奏和交响，在每一个乐音之上，汇成了一种“爱乐”之魂。

我们要追问，要追索，要追求的是：无（WU）评分焦虑，无（WU）中奖诱惑，无（WU）被拒打击的网络（WWW）如何煲出文学和情爱。

网上写作者有无数的网友沟通和应答，却是孤独的爱者；神驰万里的爱的演绎和叙说的却是爱者的孤独。然而，唯有孤独，才珍视群众；孤独的爱者反而常常变得忘我：网和络上漂流着的情和爱的灵魂……

网络情爱文学与一般情爱文学相比，一种独特的语境、气质、品位，犹如同样



由网络煲出来的操作系统 Linux 所包含的某种意味，微妙之极。

Linux 操作系统。青春的心灵通过网络互动和合作，“煲”出了这可望超越 Windows 的操作系统。而其最本质和最本真的，是从都市生意和算计中解放出来的网络精神——源文件公布于世，让所有软件写作者共享，促成一种万联互动的写作。

在我看来，这是 21 世纪的全新的文化精神，是人类历尽“一切向钱看”的时代后，复归的青春原始。这是人的精神和情感的一种升华，人与人由衷地交谈理解合作，这就是酷，就是爽，就是人生的极致。

人们已经通过 MP3 免费发布流行音乐了，接下来将轮到电影，接下来免费下载个人整部著作也不在话下，接下来……

网络这一趋势，才是“网话文”生长的巨大而无尽头的空间。即使这种“免费”还可能在更大的网络中有收益，但文化流布的形态彻底改变了。

因此，它会有一种文学上的“蝴蝶效应”，优秀的文学作品和文学新人会象 EL NINO（厄尔尼诺）现象一样，出人意地出现在最不起眼的地方，不但边缘和中心的分野被打破了，而且自以为是文学的“多极化”的“极”们，忽然有一种被淡忘抛弃的感觉。革命党人没理会赵太爷和阿 Q，浩浩荡荡向前了。有的人跟不上，即使很有学问，也会去跳湖或颓唐，文学史上这类事真多得很。网络时代却变得悄无声息，连悲壮和凄切也省了。

所以，文化和文学的新潮，从上一阶段的“学问”和“大师”的角度看，总有浅薄、粗陋的。但新的文学和文化运动自有吐故纳新、去粗取精的机理，看今日被选入文学范文的，毕竟是 1919 年以来新文学新文化的“白话文”居多。

1919 - 1999 年：一个文化生命交替的伟大时期，今日文化之父。

1919 年新文化运动的直接切口是白话文运动，今天看起来，这正是一场书写的革命，又是一场情与爱的解放和张扬的革命。上一世纪之交电话电报电影和现代印刷术，滋生了白话文；思想和情感的革命养育了一代文化人和文学人。新传媒的发明和普及，把亿万

原先被排除在文化之外的普通老百姓，卷入文网之中。于是，杂志、报纸、电台、电影等等组成了本世纪开始时的信息和文化的网络。白话文是这一“文化网络”的传媒。新诗、新小说、新散文、新戏剧、民俗俚语……成为人们生存和思维的新载体。洪水猛兽摧枯拉朽，书写之伟力，其实是人类历史的通则。

1999年标志着1919年开始的以白话文为标志的书写——文化革命的升级换代，因为电脑和网络，书写、阅读、传播和沟通，已经催生了“网话文”的出现。网络文预兆着新世纪人类的新文化和新存在。

21世纪的人类或许正经历着这样一种凤凰涅槃，回归人的本真的优秀者应该成为新世纪的文化先行者，而我们自己与之相比，自惭形秽。

文学，网络的文学如何使我们升华，仍是紧逼的话题。而法国作家埃莱娜·丁苏的一段话，会使我们在另一层次上想到人类生存的目的：“人必须在自己之外发展自己……我的道路一直伴有人们的幽灵，我的本文中始终出没着他们的身影……我的本文中充满了那些受难的人们，那些跌倒在地或挣扎着站起来的人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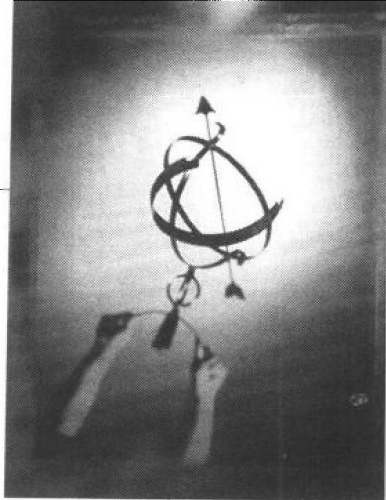
Linux 操作系统的名称Linux，被认为与Cynix（玩世）押韵的，这似乎是一个暗示。处于这种绿色写作状态中的作品会有一种与大众文化相映衬的别出心裁和愤世嫉俗，产生一种奇特的对立统一：纯真和玩世天衣无缝，精致和粗野异曲同工。这一切又同作品所描述的网络情事交融在一起，罗织成情境和用语很有点另类风格的文本。绿色和粉色，自然和人工，田园和都市，质朴和技巧，徘徊和往返于两极，显现出人在新世纪新的想象力和书写力。

这时，网上书写成为情、爱、欲本身。词语逃避流俗的陈腐外壳，新人新用，巧立名目，语不惊人死不休，书写，成为生命的张扬。

阅读，犹如漂流在无数生命的呐喊所凝固的字符之中，快速滑过，消魂的感应。

于是在印刷物上感应“网的书写”，在文字符号的贯通中听字、

在印刷物上感应「网的书写」，在文字符号的贯通中听字、看声，感受情和爱，我与人。



看声，感受情和爱，我与人。这是我主编网话文和网络文学的宗旨。

感应，便是我们试图捕捉和固着的网络、网话文、网络文学的魅力和媚力。于是，离散在网络的生命创造了另一种生命力。弘扬人的情和爱，人的生存感和生命力，人存在的本真。伸展人和网络一样所具有的 externality（外联性）。

这是一种文字和语言的肌肤相亲，用光笔写在荧屏上的情和爱。一种热的人性对冷的技术的救赎。在赛博空间电的“脑”幸存下来的福音。

网络文学和情爱的抒发要置于这样的制高点才能进行和发展，才能写作、阅读、欣赏和批评。作为大地沙漠的网络，当人性、人情、人爱、人喜、人忧注入的时候，才能成为人的另一重世界，另一重“人的世界”。

文学和情爱是人类在赛博空间的方舟。

生命的嵌入，使网络与大地衔接；文字的融进，使网络与人性沟通。

当网与络上的情与爱长入赛博空间，借助 VR（虚拟现实技术）成为一种可触摸的“实在”时，人将生活在X元次的情感宇宙中。无论是否是“真”的，但情和爱的“感受”总是实在的。网络这时不但无数倍扩大了人的情爱知觉和情感空间，“多爱动物”可以奔放，可以张扬，可以疯狂。可以说我，可以说你，可以说他，可以说她。

这空间又不是一个纯理性的逻辑拓演的空间，这是一种随缘、随遇、随偶的邂逅和“迷宫”，一种与人的情爱本性真正吻合的混沌状态。网络映射出人的血肉有情的世界，有快乐有怨怒的人间，才华横溢又易犯错误的人类。网络成了乡土，网民无穷的偶遇，无数的“部落”，仿佛重现质朴初民的存在。荀子有一句名言：“上古竞于道德，中世逐于智慧，当今争于气力。”

在今日虚拟的赛博空间中，周而复始，气力让位于智慧，智慧让位于道德。没有真道德，没有真性情，没有真爱心，只能糊弄一时，明日黄花，即时就成网上垃圾。我敢断言，最终能在虚灵的网络中留下痕迹的，唯有诉说人生真谛，散发人类德性，描绘人们纯

情至爱的东西。那了无人性人情的 Bit 和光斑，至此才有了流芳百世的生命。

人类有文字记载的历史，是充满严酷的阶级斗争的历史；人创造出来的最大象征物——钱，深刻地主宰着我们的自然生命、自然思绪和自然情爱。有意和无意，主动和被动，一切向钱看，使多少人生风景污染，人生体味酸腐，人生动作变傻，以至于我们的古人敏锐地点破：

“读书则以事科举，仕宦则以肥身家，勋业则以望公卿，气节则以邀声誉，文章则以腴听闻。”（刘宗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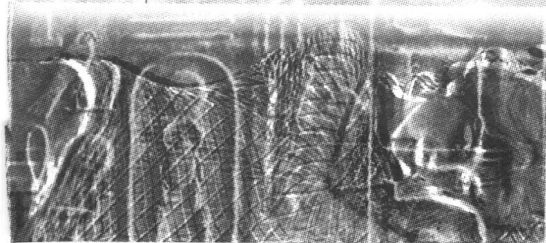
始终活在社会和人与人关系中的人，在新世纪来临时，已开始懂事。走出名利泥淖，回归绿色生命，重建至情至爱的生命的网络。而至情至爱正是意味着对他人，尤其对比我们弱，比我们笨，比我们幼，比我们老，比我们难，比我们悲，比我们不幸的人们的由衷关爱。

汉字中的“仁”字，由二人组成，我和他人，one-to-one。德性和道德只存在于我与人的关系之中，人与人，就是作为人类的人，由one-to-one而叠化成many-to-many，这就是社会；人与人，本质就是网与络，情与爱。因此，网和络，情和爱，比我们想象的，要宽广深邃得多。人类许多重要文明曾诞生于物质大地的沙漠；那么，虚拟的、被比喻为大地沙漠的网络中，也将有出污泥而不染的超凡脱俗的莲花，绽放于无穷尽的One-to-one又 many-to-many 的节点之上。

网络因生命的情和爱离散其中，而成为绿洲。

顾晓鸣

1999.9.9



网络是一个母体

向着网络播种情，
向着网络播种爱，
渺小的个人从此可以向全世界注入自己的情和爱。

网和络通向四面八方，
网络母体一朝怀胎，X月分娩；
网和络无穷拓扑连接，
永远地不期而遇，



永远地无意之成。
大地的沙漠，网络——
由此生长出爱情和文字的并蒂莲，
(想象一下那具有永恒生命力的古莲子！)
太一生水。

假装纯情^{de} 宁财神

我知道我不够完美，我知道我不算浪漫，更知道我不可能成为一把提高BBS点击率的钥匙。我想也许我永远无法用正常途径吸引同志们的目光。可是，谁也不能阻挡我顽强地进行网络交流活动的权利，在这里我有话要说。在接触网络之前，我和许多文学爱好者不大一样，我不爱读书，不爱想象，对所有新奇古怪的事物始终抱着抗拒心理，一般就爱在家呆着看电视，兴致来了就操着破锣嗓子吼两把卡拉OK。以前也写过一些伪朦胧诗，最后也由于实在语无伦次的连自己都看不下去就学着黛玉把稿给焚干净了。

1991年我以少年大学生的身份进入上海某大学学习国际金融，毕业后开始了我惨不忍睹的异乡生活，终于某一天，我被淘汰了，于是，我灰溜溜地来到了北京，来到了这个彻底改变我所有语言习惯的城市。不成，再说下去，真变个人简历了，折回~~~~我保持着在BBS上发贴的习惯，完全是因为四通安其和侠客岛的朋友们丧失原则地鼓励我，支持我，并一如既往地忍耐着呕吐的欲望看完了我所有的小段儿后还含着委屈的泪花儿说好。那份感动，小弟至今未敢忘怀。记得有个特好的哥们儿说：菜婶的段子是全新概念的网络化科学化社会化深刻化的纯厕所文学。当时听了他这话，我真是感动得都快哭了，那是只有知己才能总结出来的东西啊，他们老爱问我自己最喜欢哪个段子，当时我老总结不出来，后来自己觉得还是《缘分的天空》感触最深，因为那里面自己的影子实在太深，每次想起来都有点不能自己的劲头，不说也罢。对于网络，它给予我的不仅仅是interactive这个字，它带来了包容理解和在现实中永远难以企及的温情、友情和爱情。在摒弃一切物与质之后，剩下的是不是只有灵魂呢？这得问莎士比亚。对我和许多网上生活的人来说，目前面临的最大问题就是：怎么样才能把真正的自己和虚幻生活中的自己完整无误地重叠到一起，重新组合成一个新的我。毕竟，网络时代已经开始，而我们将要无休止地直面那个渺茫无助和神秘感尽褪以后的虚幻世界了。我将继续写作下去，继续在网络上写作下去。在网络上给亲朋好友写点小段子看，怎一个“爽”字了得。

我叫失落的星辰,本名: 尤静, 最最喜欢的是科幻。所以从来到现在写的都是科幻。我的写作时间不长,算起来,是1999年6月份开始写的。承蒙大家喜欢,我也坚持了下去。

科幻对于很多人来说,都是美女+英雄+激光的把戏,可是我认为真正的科幻该是对人性的探讨和未来的展望。

我的第一篇作品是《你可别不信》。很稚嫩的文章,不过我个人认为思路还是满创新的。

下面是:《真实爱情》、《保留地》、《黎明在黑暗最深处醒来》、《忧郁是蓝色的》、《相当完美》、《过去现代未来式》、《真实的谎言》、《你死了吗》、《镜之暗面》,长篇正在写的是关于网络的《瘾毒》。

我最喜欢《忧郁是蓝色的》和《镜之暗面》,前者充盈着我的情感,后者是我最满意的一篇。无论从文笔和创意以及思想上都是这里面最好的。而《瘾毒》是篇长篇。它讲述了未来网络上的生活、爱情和友谊。

好啦。废话不说,看我的文章吧。

过去现代未来式 相当完美 真实谎言 loststars@iname.com

一个天秤座的女孩,崇尚自然和谐与美,喜欢简单而单纯的快乐。从小对文字构造出的世界有一种痴迷。而念书时却常常为作文而头痛,因为并不喜欢那些为了考试得高分而写的东西。最初在网上写文章只是好玩,没有了约束的条条框框,写时变得随心所欲,快乐非常。没想到那些文字渐渐地被朋友接受,于是在和他们的交流中感到了充实和快乐。网与文字似具有魔力,可以让灰姑娘在午夜变得美丽。她们于我是最诱惑的陷阱,让我深陷且欲罢不能。

大学的专业是涉外会计,因为可以找一份稳定且不错的工作。可是深埋在骨子里浪漫的天性最终使自己放弃了专业去做喜欢的事。而工作终成了我最大的快乐。

《网事种种》系列是我尝试描述的网络爱情故事。上网时间久了,网络便成了生活中不可割舍的一部分。网络是全新的载体,爱情却是古老而永恒的主题。世纪末,在两者的结合下,有多少故事会在其中……感谢每一个给予我支持的朋友,你们是我最大的动力。

bluerosa@soim.net

目前活跃于网上的知名写手之一。身生于豫地而长于秦川，年不及而立而超于弱冠。1997年踏上网络，1998年夏开始用“李寻欢”网名从事码字生涯。兴趣广泛，才思敏捷，网文著述甚丰，内容涉及政论体育文学感情等诸多方面，文笔诡异多姿，忽激扬，忽思辨，或抒情，或调侃，信手拈来，举重若轻，素有“网上鬼才”之誉。其自称擅长时政杂文及体育评论，而最终成名之作却是一组“煽情酸文”——四篇网络爱情小说：《迷失在网路与现实之间的爱情》、《边缘游戏》、《飞天霓裳》、《一线情缘》。因《迷失》已在传统媒体多次转载，本书收录了后两篇。

一线情缘 李寻欢



5岁开始背着画架，跟随家人，从一个城市来到另一个城市，7岁开始第一次写自己的游记，虽然不成文，虽然不识几个字。可是还是在在北京的一间老式旅馆里，写下了第一篇游记，是以家书的形式，给远在上海的父母。

后来又游走了很多城市，在内蒙古的呼和浩特，风沙肆虐的沙漠告诉当时年仅15岁的我，浪漫并不都是美丽的，我在沙漠里流泪，不是因为激动，不是因为心潮澎湃，而是因为沙子飞进了我的眼睛，那样的痛啊。可是我不能停止走路，脚步一停，风沙马上就从脚背开始掩埋我。于是我这一走，就再也停止不下来了。一直到今天，我都不知道自己的归宿在哪里，我只知道自己必须不停地走，不停地走，脚踏实地地走，只有这样我才能顽强地生存下去。好像一个永远活在恋爱中的女子，“从一个异乡到另一个异乡，从一个心灵到另一个心灵。”我将心情和梦想留给了我的文字和我的画，终我一生的热爱。我想我的漂泊情结，是与生俱来的。

在传统媒体上做了整整9年的写字者，那些文字现在来看看还是很美丽，在阳光下变成铅字。并且总是被编辑公事性地约见，告诉我哪些东西可以写哪些东西太敏感。然后我渐渐地开始厌倦。

1998年11月辞了广告人的职业在家只睡觉和写字的时候，认识了网络，就注册了“何从”这个名字，朋友们说你写了那么多年，不要浪费了原来的名字资源。

我说我想做一个陌生人，一个没有人知道我是谁的陌生人。网络是一片黑暗，谁也看不到谁。而我是个在黑暗里写字的陌生人，写给自己和朋友看的文字。同时还用的笔名是“胭脂扣”。假装一个香艳而纯朴的女子，写与何从不一样的文字。于是就有了朋友眼中骄傲狂妄热情聪明狡猾风趣豁达率直忧郁外加特会装傻及臭架子太多的虫虫，于是就有了何从式的美丽而怪诞，浪漫而恐怖的文字。

有一天我还会背起行囊，走上征途，我一直执着并且固执地相信：“每一条走过的路都有它不得不那样跋涉的理由，每一条将要走上的前途都有它不得不那样选择的方向。”

hecong@online.sh.cn

神之右眼

活得象电影一样